



冬雨江南

□ 刘刚

连续几日的冬雨，让我想起明代诗人卢龙云关于江南冬雨的诗：“三冬无白雪，细雨滴空阶。宛似乡园外，荒烟傍水涯。”

潇潇雨歇，给天地间笼罩了一层薄纱，断桥残景，冬日的江南也别有一番唯美的意境。

故乡位于苏北平原，入冬后雨水很少，即便下雨，也会随着气温降低，摇身变成了雪花，雨中有雪，雪中有雨。江南水乡有所不同，冬至过后，树叶凋零，阴雨一天多于一

天，绵绵细雨裹着黄叶，扫尽了晚秋余韵。

清早，太阳一上屋檐，鸟雀便在吱叫，晨霜铺满大地。在晌午或入夜的时候，却又来了一场雨。这江南的冬雨，滴滴答答，润物无声，在画家笔下是暮暮苍苍的色调。冬雨没有春雨的金贵羞涩、夏雨的酣畅淋漓、秋雨的柔和稳重，但包含着风霜、沧桑和岁月的沉淀。不经历风霜雨雪的洗礼，怎么会有姹紫嫣红的春天。

冬雨里的江南，挂满湿湿的羞涩，蜿蜒的河边，石板长

满青苔，雨滴在幽曲长廊的屋檐下滴答成串。桥下，清水潺潺，头扎蓝印花布的摇橹女子，在雨中荡起船桨，憧憬着诗与远方。

不远处的溪岸边，冒出一丛翠绿的嫩芽，那印着春天情怀的颜色，唤醒了准备冬眠的大地，也装扮了落叶纷飞的日子。这江南的雨，一直绵延着，也让我内心沉睡的童话，在雨中默默地复活。

冬日的江南，是不老的江南。镇江的金山湖，碧波见底；常州的红梅公园，花蕊含

苞，在濛濛雨中，说着呓语，唱着永远，把一年都浓缩成了一帘幽梦。紧随着冬雨，再来一场大雪吧，让我栖息于水乡，听雪等风。

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。“寒沙梅影路，微雪酒香村”，则雪月梅三友，会合在酒香里了。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，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的幽静。“前村深雪里，昨夜一枝开”，第二天的早晨，和小狗一样喜欢弄雪的孩童也成了雪景。诗人的诗句，也许不尽

是在江南所写，却写尽了冬日江南的诗情画意。

傍晚，雨雪慢慢收了手，天际边翻出一片红晕，渐渐成了余晖，红光洒落鱼塘、荡漾河面，河水因此变得柔而绵，田野、芦苇、树枝浓墨的身影把天空的余晖衬得更红、更粉、更明……

夜幕中，一轮明月高高升起，窗外的天气晴朗得像晚秋一样，星光闪烁，水雾升腾，大地在薄雾的相拥中渐渐沉睡，好一个江南的冬。



我们走的每一步， 都是在与命运对抗

——读蔡崇达《命运》

□ 周翔

“她就站在命运的入海口，回望着人生的每条溪流，流经过如何的业谷。”小说《命运》的开篇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作者蔡崇达以阿太讲故事的回忆方式谱写了阿太的传奇一生。阿太的一生，交织着死亡与命运。神婆预言她命里无儿无女送终，为了改写命运，她求医问药，收养孩子，与命运抗争。她活了九十九岁，其间家庭变故，婆婆离世，丈夫被抓走，收养的三个孩子和她的妹妹相继离她而去，最终只剩她一人孤独且从容地等待死亡。

蔡崇达是中国非虚构文学的践行者。他十八岁考入泉州师范学院，大三期间被某媒体破格聘为深度新闻周刊的主编。他的作品不多，截至目前共有三部，分别为《皮囊》《审判》《命运》。27岁时创作了首部散文集《皮囊》，2014年正式出版，销量突破150万册。继《皮囊》后，又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《命

运》。

蔡崇达的文字始终关注人文关怀以及人对命运、死亡的理解。在《命运》中，他以闽南沿海小镇为背景，以平淡、冷静的笔触书写生活的残酷与对命运的思考。他生活于泉州，对泉州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他的作品处处包含着泉州文化与地方风俗。在泉州闽南地区，那里的人们信仰神明，他们坐在庙堂里，倾诉着他们的苦恼和迷惘，好似倾诉完问题后就可以得以解决。

哪怕是神明定好的人生，也会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故事。阿太命里无儿无女无孙送终，那就收养孩子，视为己出。命运会不会耍赖？收养的孩子算不算真正的孩子？我想阿太已经不在意了，孩子们唤她一声“阿娘”就足矣。命运不认，那就再与它辩论一番，讨个说法。注定好的人生又如何，只要不服输，不认命，就能改写自己的命运。

活着不为别的，就为了一口气。家中口粮不足就与村长理论，以此获得田地来种植农作物；没有钱，就去码头搬货；

孩子和好友都先她而去，她没有自暴自弃，而是拄着拐杖去散步，平静地等待着死亡。阿太一生跌宕起伏，尝遍酸甜苦辣咸，但从未崩溃，而是用她的一生告诉后人：人的一辈子，活着不为别的，就为了与命运抗争，用一股拼劲，与命运对抗到底。

蔡崇达以阿太的乐观与顽强的求生意志，展示了中国妇女在面对命运时，是怎样以自身的力量去与命运抗争的。书中的阿太在即将离世时说：“天上的星星，就是一个个不愿再回人间的灵魂向天开的枪。”蔡崇达笔下的阿太，对抗命运的方式是简单的，甚至有些滑稽，哪怕已离开人间，也要向天“开一枪”，证明自己来过这世间，并勇敢地活了下来，就像是对命运说一句：我赢了。

以前，我将命运视为人间的恶魔，因为它让世人尝遍了人间疾苦，然后再将世人引入死亡的河流。而在我看完了《命运》后，我却将命运视为为了相伴相随的朋友，既然无法赶走，不妨就一路相随。

听见青春的声音

□ 王阳

校园广播是什么时候产生的，我不知道。但从我小学开始，它就一直存在。校园广播陪伴着我的整个读书生涯。

小学时，广播里播放科学常识，播报校园通知，放学的时候会播放轻快的音乐将快乐的我送出校园。初高中时，开始有了晚自习。一整天安排满满的学习生活间隙，广播里的音乐会准时响起。想起高中时在桌子上趴着午休，被广播中悠扬的音乐叫醒的感觉。虽然那声音大到让困倦的我瞬间清醒甚至开始暴躁，但现在已经成为了求而不得的珍贵记忆，是青春，是怀念。

傍晚时分，半小时左右的吃饭时间，在去食堂的路上、吃饭过程中、吃完晃悠悠回教室的途中，广播里的音乐绵绵不绝，或悠扬清新，或欢快激情，那是一段唯一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，带给我莫大的慰藉，调节着我一整天的疲惫心情与每日不同的情绪，开启了高效率的晚自习。

等到了大学，广播依旧是校园里的标配，音乐仍是主流，我们有了投稿渠道，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音乐。我也有了一些不同的感觉。于我而

言，身在异乡的求学年轻人，校园广播带给我的奇妙感受，是孤独的成长感，是怀念以前生活的感慨，也是独属于我这个年纪所拥有的青春感。当熟悉的前奏在固定的时间响起，仿佛整个人都置身于音乐所创造的情景之中。我发现它仍旧可以左右我的情绪，悲伤悠缓的歌曲常常会让我沉静下来，轻快悠扬的歌曲总能让我瞬间喜悦起来。

校园广播中的青春感一定不仅仅只存在于我和同学们的心中，在学校食堂工作的阿姨心里也向往着广播所带来的青春之感。记得那天晚上在食堂排着队打饭，忽然听到里面的阿姨说：“怎么疫情过去那么久了，广播音乐还没有恢复啊？听着音乐工作会更有劲儿的，好久没有听到广播了还真是想念呢！”我在队伍后，看见了阿姨说完话后微笑着的期待脸庞，仿佛看见了曾经活泼开朗、正值青春的姑娘模样。

是啊，毕业多年的我也很想念很久没有听到的校园广播了，我想念的不只是广播，还有当时听广播的青青校园，以及那段校园中的青春岁月。

书巢记

